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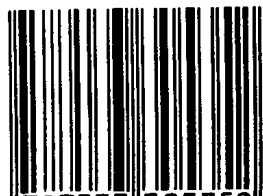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五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9 787533 305352 >

2008/10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五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八五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蘇米譚史廣六卷

〔明〕郭化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末胡正言十竹齋刻本

一

海珠小志五卷

〔明〕李韓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三年刻增修本

七一

程朱闕里志八卷首一卷彙增一卷

〔明〕趙滂輯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紫陽書院刻本

一七一

溫公年譜六卷

〔明〕馬巒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司馬露刻本

三九八

梅墟先生別錄二卷

〔明〕李日華 鄭琰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夷門廣牘本

四八一

蘇米志林三卷

〔明〕毛晉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毛氏綠君亭刻本

五一〇

邵康節先生外紀四卷

〔明〕陳繼儒輯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六〇七

方正學先生遜志齋外紀二卷續集二卷

〔明〕姚履旋等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清康熙項亮臣增補本

六四五

蘇米譚史廣六卷

〔明〕郭化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末胡正言十竹齋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米譚史

一卷蘇米譚史廣六卷》提要

蘇米譚史廣序

何偉然曰。士爭說於允也。嘗祀東方朔。淳于髡。李白。諸子舉優。孟優。旃。輩配享。置蘇米。庶下凡語。通靈。卽焚香致告。設爲虐于唇。造妄于舌。有規前脩。遲以無間獄。故遇諸子餘慧。如寶手菩薩。開我青蓮。無不如意。猶日親蘇米二老。同靈共照明珠。在衣。獨惜鈍根人。一資齒牙生活。鸚鵡能言。反拙人趣。自非收其譚屑約之典章。二老幾爲滑稽。剝牀。肩吾氏有憂焉。史

譚史廣序

其譚。使譚者便作史。應廣其史。使譚者不復更餘譚。想其人非史。未可容易譚也。然惟二老自可史之。必可史而後譚。天下無譚矣。嗟乎。有數而生。寧惟。無賴而奏何擇。官商卿法我法。請從所安。蘇之紫微。玉堂也。何以珠厓。僭耳也。米之天子捲簾而動色也。何以洗去火藻而禱職也。二老且懼史者譚之矣。請弄宜僚之九。以合兩家之美。

汪襄賢曰。天地古今。史何也。亦一譚資也。舉世不

以莊語語。則譚言微中。可以內外無障矣。用史巫紛若。何暇清譚哉。昔蘇米二學士文章丰骨稜縫更無未盡。其攝身應世。往往得之。虛實。實虛。動靜。靜動之間。故其留詛盟而發機括者。每能當世波而巧電轉。使當之者或愧而不能悲。或激而不能撓。說者謂程朱輩全少此一以而。范文正公躬爲說。論以率朝士。非與蘇米相合。轍哉。大凡學問到極深處。其言語正自淺淺。都近人情。則茲公差可步矣。郭肩吾之績此。

序

二

也。意在是乎。若夫別業清風。良朋佳話。卮酒既茶。園倚以此緒而用之。則拋書枕書。有吾東坡南宮在。主盡東南之美矣。

俞恩燁曰。余入國門讀星源汪蔡子機警編。語語得機。事事生機。而始爲天下國家見措大幹局。既而讀宣州郭肩吾蘇米譚史廣譚者。非禪則譚者。誰或譚山川。譚神鬼。而又爲宋家南北識履虎深淵。何居。嘻。譚者機也。機而入於機。則造造化。皆爲利益。譚而

出於機。則咳吐吐盡成危。端惟危。端措於譚。而人與天下國家俱危。惟機鋒無不至。而天下國家與人俱利。學士泣故主之。眷博士笑。簾下之墨。豈不欲肩危。任鉅者而危。機在前。非譚莫釋。則譚也。實機之微也。故不韻者不譚。而譚者皆韻。韻中之機。若天賴時。投無與人事。而又何危乎。然尤流離轉徙。幾至不測。其於機何如也。是集也。肩吾感出世而譚以機。隱蔡子將入世而機以譚者。皆與二公同游於機者乎。

譚史廣

序

三

吳從先曰。野狐參禪於口頭。法華生香於舌底。總出齒頰。竟岐因緣。與其折松釵作塵。何如擊玉磬清聽。世人誤認。晉人斷斷慧根。毒龍在。珠嬉笑法輪。轉成怒罵。不知有晉。安知有宋。若知有宋。則蘇米二老。舉足風流。政不必求之晉人。而一言一字。可歌可泣。能作是觀者。肩吾其人。收其譚而歸之史。史之者。其有編輯之思乎。蓋求道學於風流。復以風流還道學。肩吾晉人耶。宋人耶。觀是集者。其收野狐之口。而廣法

華之舌乎。

王山曰。或曰。天有史乎。曰。天之日。月。之星辰。之變。而爲春。爲秋。是天之史也。曰。地有史乎。曰。地之水火。之土石。之變。而爲生。爲殺。是地之史也。曰。人亦有史乎。曰。人有史焉。其言動之淑慝。者是也。是故古天子諸侯之國。莫不有左右史。左者司言。右者司動。所司雖不同。同得經紀其淑慝。以鑒諸天下後世而已。故史也者。天子諸侯所專名者也。肩吾氏萃蘇米爾公

譚史廣

序

四

之。庀言。以悅天下之口。命名曰談史。都門爭懸之。茲拾遺廣其不逮。復如舊名。而令序於余。余以蘇米爾公之不可以天子諸侯埒於義且較然而肩吾適以史系兩公。以兩公之談系史。是明以天子諸侯埒兩公也。肩吾蓋商之肩吾曰。所謂史者。談而已矣。非敢以天子諸侯埒兩公。殆將謂兩公之不能無所談。猶天子諸侯之不能無言動耳。是以命其談曰史。蓋仍以兩公之談史。兩公非敢以兩公之談史。天下後世

也。余曰。是則某已言之矣。天地人皆有史焉。三萬六千場。無日非史之時。無地非史之處。無時無處非史之人也。譚而史之。庸何吝於兩公焉。肩吾曰。善。不。兩公之譚。可曰史。將譚人人史矣。然則史亦有遺乎。曰。道則某何知。某所知者。譚史而已矣。

徐曰。昌曰。或問肩吾蘇長公米南宮之譚何如。曰。蘇也。仙米也。顛仙也。無煙火氣。顛也。無人間世。咳唾譚笑。具可千古。千古而下。因以不刊典傳之。片語隻字。

譚史廣

序

五

鄒地有金石聲。搜剔可不盡乎。噫。言以人重。今之視古。猶後之視今也。無愧乎人。則今日之譚。又爲後人史矣。肩吾然吾言乎。

吳台引曰。東坡語言文字稱極富。而南宮著述不一。二見。然其議論磅礴。譚笑風生。開千古未開之眼。披千古未披之襟。二老差堪伯仲。余往時欲擷拾一帙。佐友人譚塵。而肩吾氏先得我心。初爲二老譚史。甫十之三。今庚爲廣。則盡量而止矣。余聆其妙。真不啻

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也。

沈壽崑曰：蘇米才情丰骨，栩栩乎仙也。他不具論，即聲咳間，禪那玄理，調謔風流，令人領取神思，躍然吾儕。沉酣二老者，雅推肩吾氏才情丰骨，不減二老，惜世無歐陽諸公，識拔令半生，悅懽豪氣，莫吐時，對二三知己，把酒問天，狂呼叫跳，謂世事如此，如此，安得不如此？斯言有謂哉！然自盟無蘇米之遇，不可無蘇米之豪，將藉蘇米以不朽，因集譚史廣以寄其傲。余

譚史廣

序

六

竊謂肩吾欲藉蘇米不朽，蘇米還藉肩吾以不朽也。且肩吾之豪，不異兩仙，其遇豈兩仙真耶？余更執此爲左券矣。

濮陽士彥曰：予髫時，得肩吾刻蘇米譚史奉一冊，如獲琅函，把玩不能去手。今年同事南雍，庚見其廣，捧讀之，喜不自禁。如接嚴賓之後，對我好友，沉酣之餘，對驚雷紫茸，細細尋味，神爲爽，心爲怡也。

周本正曰：鶴唳此鳴等一聲響，而聽鶴者神遊天外。

至鼓吹兩部，則三字對先生，出牛荅馬，徒促人墮，養米二老，空中傳籟，天竅都靈，片語驚人。至今案間，發響若品，不兩老漫然，喉舌吾恐斤不削入，繩不直木矣。廣者曰：口中萬吞吐，莫道一倍字，芻豢離喙，屑冰雪，蒲牙齒，卽此爲善譚，卽此稱善史。

徐日觀曰：舌不可波也。世吻刺如矛，余避謝不遑，敢譚史伊優，宴娛媚語如脂，弄語如滑，真豪有力之一目，報焉羞之矣。今取蘇米以譚，且爲史而廣之，舌不

譚史廣

序

七

多談哉。雖然，才不俊者，語不逸，識不廣者，語不達。我讀古人書，莊語矜其神，冷語沁其情，蘇之達米之逸，作世法觀，均余藥也。咀倍如壘泥而憂，憂揚蘇米之波，人不詬歟。

戚希琰曰：余嘗墜言和霽之譚，宜溫，壽燕之譚，宜勃，朗列之譚，宜肅，凝結之譚，宜凜，大都善譚者，趣在譚表，溫也，勃也，肅也，凜也，咸趣也。王戎之譚，禍晉江淹之譚，害陳若長公譚，而司馬讓規，南宮譚，而章蔡欽。

鏐鳴呼傑矣。

徐敷曰：蘇為百丈虹，米為百竅風。不惟其奇，惟其氣不惟其意，惟其情。聯牘皆雲片言等煜也。人劣今異古。江左清言莫不口之，漂說于今，且宛舌矣。茲之史廣歲世夫。

譚史廣

序

人

張一紳曰：往見秀山坊中刻蘇米譚史一書，其為帙無幾，友人爭得之一。一時絕貴，予每把玩津津不置。意編是者必襟期曠遠，磊落不羈之士，雅契其風者久之。一日遊白門，晤於日從齋頭，從旁詢名姓，知為肩吾氏，相與抵掌而譚。舌鋒譚刺，令人驚怖，乃知其與蘇米合神故肖速也。復出廣一帙，見示余縱觀之。猶河漢無極，一過一傾倒，因為之訂交而從史其梓。梅士俶曰：曩讀譚史如青蓮花香溢于鼻，其刺世處

索前猖狂欲吼廣若譚而蘇米之豪宛在睫矣。肩吾不步蘇米之塵，印蘇米之神者耶。

丁益高曰：繪花不繪聲，繪月不繪影。閱兩公譚史廣而韶倩超佚，可心目其率然而吐，直令花香月色別作一番想解。離礙人未可供半睫也。文長曰：石頭五色爛如花，女媧石笋高能許。

梅士旂曰：烏臺以譚突也，南宮以譚顯也。啓蘇米於今，恐當良輔第閉舌而纖趨，不如直行其意，肩吾之

譚史廣

序

九

史蘇米良自史也。杰于天，姜于俗，扼腕欽願，借蘇米喻耳。後有史肩吾者，得是說而存之。

東坡先生譚史廣卷一

宣城肩吾郭 化輯



有道徐日昌閱

海陽曰從胡正言校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

譚史廣卷一

家總沒事

坡老云、路公坐客有言、新義極迂怪者、公笑不答、久之曰、頗常記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校者上呼曰、朕有一破損、平天冠汝能釘校否、此人既為完之、上曰、朕無用此冠、以與汝為工、直其人惶恐謝罪、上曰、俟夜深閉門後、自戴甚無害也

東坡云、有二措大相與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飯與睡耳、他日得志、常飽喫飯了、便睡睡了、又喫飯

一云、我則異於是、當喫了、又喫何暇復睡耶、吾來廬山、問馬道士、弟睡於睡中、得妙然、吾觀之、終不如彼措大得喫飯三昧也

坡老云、余患赤目、或言不可食膾、余欲聽之、而口不可曰、我與子為口、彼以子為眼、彼何厚、我何薄、以彼患而廢我食、不可子瞻不能決口、謂眼曰、他日我痞汝視物、吾不禁也

東坡云、顏回簞食瓢飲、其為造物者廢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天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使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為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譚史廣卷一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基巖老輒就枕、問數局、乃一展云、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巖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搏饒先、着時自有輪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來

知人換世酒闌無奈客思家殆是類也

東坡云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鍾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果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癖息又甚於退之也

坡老云浮玉老師元公欲爲吾買田京口要與浮玉

譚史廣卷一

之田相近者此意迫不可忘予有詩云江山如此不歸山山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今有田矣不歸無乃食言於神也

東坡云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諸禁方緘題其一曰賣賂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衛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東坡云陶潛詩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

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

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盡數與劉潛石曼卿但言常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時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拱又手語彌溫謹此亦知其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與平時無少異若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與數君何異亦無所羨矣

子瞻在黃州術士多從之游有僧相見數日不交一

譚史廣卷一

言將去懷中取藥兩貼如蓮蕊而黑色曰此燒煉藥也有緩急服之子瞻在京師爲公言至今收之後謫海島無恙疑得此藥之力

東坡曰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能有此效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苦無好湯使多嚥不下

先生在東坡每有勝集酒後戲書以娛坐客見於傳

錄者多矣。獨畢少童所藏一帖，醉墨淋漓而語特有味。云：今日與數客飲酒，而純臣適至。秋熱未已，而酒白色。此何等酒也！入腹無賦，任見大王。既與純臣飲，無以侑酒。西鄰耕牛適病，足乃以爲餒飲。既醉，遂從東坡之東，直出至春草亭而歸。時已三鼓矣。所謂春草亭，乃在郡城之外，是與客飲私酒。宰耕牛，醉酒踰城，犯夜而歸，又不知純臣者是何人也。豈亦應不當與往還人也。

譚史廣卷一

東坡嘗約劉器之同參玉版。器之每倦山行，聞玉版欣然從之。至簾泉寺，燒笋而食。器之覺笋味勝間，此何名？東坡曰：玉版。此老僧善說法，令人得禪悅之味。于是器之方悟其戲。

有美堂在鳳山之頂，左江湖，舉陳目下子瞻九日泛湖，而魯少卿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子瞻從湖中望之，戲以詩云：指點雲間數點紅，笙歌正擁紫雲翁。誰知愛酒龍山客，却在漁舟一葉中。又云：西閣

珠簾捲落暉，水沉烟斷珮聲微。遙知通德淒涼甚，擁髻無言怨未歸。通德乃趙飛燕女史，後爲伶玄妾。魯公使事已完，不回朝家，有美妾故子瞻譏之。東坡喜食燒肉，佛印住金山時，每燒猪以待其至。一日爲人竊食，坡戲作云：遠公沽酒飲陶潛，佛印燒猪待子瞻。採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東坡性喜嗜猪，在黃岡時，嘗戲作食猪肉詩云：黃州好猪肉，價錢如糞土。富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慢

譚史廣卷一

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每日起來打一碗，飽得自家君莫管。

一日子瞻會客堂上，妓樂合作。周長官卻同數僧泛湖，戲以詩。子瞻因和二首。露霽君詩似嶺雲，從來不許醉紅裙。不知野屐穿山翠，惟見輕撓破浪紋。頗憶呼盧袁彦道，難邀罵坐灌將軍。晚風落日元無主，不惜清涼與子分。又云：載酒無人過子雲，掩關畫卧客書裙。歌喉不共聽珠貫，醉面何因作纈

紋僧侶且陪香火社詩壇欲飲鸛鷺軍憑君通遠
湖邊寺漲淥晴來已十分

坡老云醫官張君傳服絹方真神仙上藥也然絹本
以禦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時當蓋稻草席耳世
言者衣喫飯今迺喫衣著餅耶

東坡云歲日與歐陽叔弼晁無咎張文潛同在戎壇
余病目昏乃以熱水洗之文潛曰目忌點洗目有
病當存之齒有病當勞之不可同也又記魯直云
譚史廣卷一

眼惡剔決齒要漱潔治目當如治民治齒當如治
軍治民當如曹參之治齊治軍當如商鞅之治秦
王祈有竹詩兩句最爲得意爲東坡誦之曰葉垂千
口鋤幹聲萬條鎗坡聽畢笑曰好則好矣只是十
條竹竿一箇葉兒也

王介甫與蘇東坡論楊子雲投閣爲史臣之矣劇秦
美新之作亦後人誣子雲蘇曰軾亦疑一事荆公
曰疑何事蘇云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問者皆大

笑

東坡在雪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
徹一編卽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
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
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
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
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
臥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聲

識

司馬文正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斂之正如封角狀
蘇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
閻羅大王者耶

東坡作百步洪詩云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
丈坡嘗在黃時有人云千丈坡豈注馬處及還朝
其人云惟善走馬者方能注坡問者謂之注坡
蘇子瞻在惠州天下傳其已死後七年北歸時章丞

相方貶雷州東坡見南昌太守葉祖洽葉問曰傳
端明已歸道山今尚爾游戲人間邪坡曰途中見
章子厚乃叫反耳

燕子瞻元豐間逮詔獄與其長子邁俱行與之期送
食惟菜與肉有不測則撤二物而送魚使伺外間
以爲候邁謹守踰月忽糧盡出謀於陳留委其一
親戚代送而忘語其約親戚偶以鮮送之子瞻乃
大駭自知不免因書云余以事繫御史獄獄吏稍

蘇東坡卷一

見侵自度不能堪獄中不得一見吾子由乃作
五詩授獄卒梁成以遺子由然獄吏不敢隱遂以
聞神宗初固無殺意見詩益動心自是遂從寬釋
此衆請用深文者皆拒之二詩不載集中今附于
此栢臺霜氣夜淒淒風動琅璫月向低夢繞雲山
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額中犀角真無子身後
牛衣媿老妻他日神游定何所桐鄉應在浙江西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了須

還債十口無歸更累人是處青山可藏骨他時夜
雨獨傷神與君今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東坡在僑耳謂子過曰吾嘗告汝我決不爲海外人
近日頗覺有還中州氣象乃滌硯索紙筆焚香曰
果如吾言寫吾平生所作八賦當不脫誤一字既
寫畢讀之大喜曰吾歸無疑矣後數日而廉州之
命至

蘇東坡卷一

王晉卿暴得耳聾意不能堪求方于東坡答之曰君
是將種斷頭穴曾當無所惜兩耳堪作底用割捨
不得限三日疾去不去割取我耳晉卿洒然而悟
三日病良已以頌示東坡云老婆心急頻相勸性
難只得三日限我耳已校君不割且喜兩家總平
善

燕子瞻倅杭日府僚湖中高會羣妓畢集惟秀蘭不
來管將督之再三乃至子瞻問其故答曰沐浴倦
卧忽有叩門聲急起詢之乃管將催督也整粧趨

命不覺稍遲時府僚有屬意於蘭者見其不來恚恨不已云必有私事秀蘭含淚力辯而子瞻亦從旁冷語陰爲之解府僚終不釋然也適榴花開盛秀蘭以一枝藉手獻座中府僚愈怒責其不恭秀蘭進退無據但低首垂淚而已子瞻乃作一曲名賀新涼令秀蘭歌以侑觴聲容絕妙府僚大悅劇飲而罷其詞云乳燕飛華屋稍無人槐陰轉午新涼浴手弄生絹白團扇扇手一時似玉漸困倚孤

蘇東坡詩集卷一

眠清熱簾外誰來推繡戶枉教人夢斷瑤臺曲又是風敲竹石橋半吐紅巾屢待浮花浪蕩都盡作君幽獨猥艷一枝細看取芳心千里似束又恐被秋風驚綠若待得君來向此花前對酒不忍獨共粉淚雨簌簌

黃魯直戲蘇東坡曰昔王右軍書爲換鵝字近日韓宗儒得公一帖于嚴帥姚麟家換羊肉數斤可名公書爲換羊書矣蘇在翰苑一日以生辰製撰紛

冗宗儒繼作簡以圖報書來人督索甚急蘇笑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

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壘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春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慙愧而退

蘇惠州嘗以作詩下獄自黃州再起遂遍歷侍從而

蘇東坡詩集卷一

作詩數爲不知者咀味以爲有譏訕而實不然也出守錢塘來別潞公公曰頗君至杭少作詩恐爲不相喜者誣謗再三言之臨別上馬笑曰若還興也便有箋云時有吳處厚者取蔡安州詩作注蔡安州遂遇禍故有箋云之戲興也蓋取毛鄭孫分六義者

蘇子瞻云惠州市肆寥落然日殺一羊不敢與在官者爭買時囑屠者煮買其脊骨間亦有微肉熟爲

熱酒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
牙際間如嚼螯逸味率三五日一舖吾子由三年
堂庖所飽芻豢滅齒而不得骨豈復知此味乎此
雖戲語極可施用但爲衆狗待哺者不悅耳

坡老觀潮詩云吳兒生長狎濤淵目利忘生不自憐
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是時一朝廷
方興水利詩意謂其必不可成也

一日東坡謂微仲微仲方晝寢久而不出東坡不能

諱史廣卷一

堪良久見于便坐旁有一舊蒲盆畜綠毛龜東坡
云屯龜易得若六眼龜則難得微仲問六眼龜出
何處東坡曰昔唐莊宗同光中林邑國常進六眼
龜時伶人敬新磨在殿下進口號曰不要鬧不要
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分明睡一覺祇別
人三覺

東坡與山谷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
嶺外詩云老父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溪

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豈真戒禪師後
身邪而謂山谷前身一女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
涪陵當有告者山谷既坐兜人遷涪夢一女子曰
某前身誦法華經志願後身作男子得大智慧爲
時名人今學士吾後身也學士年來所患腋氣緣
某墓棺朽蟻穴兩腋故有此苦此山後卽吾墓學
士能啓而除其蟻則腋氣平矣既覺訪視如言修
掩旣畢而腋氣遂除

諱史廣卷一

東坡酷愛西湖嘗作詩云若把西湖比西子淡粧濃
抹總相宜識者爲此兩句已道盡西湖好處公又
有詩曰雲山已作歌眉淺山下碧流清似眼余謂
此詩又是爲西子寫生也要識西子但看西湖要
識西湖但看此詩

東坡自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到
途中遇當時獄官獄官甚是慚惶東坡戲之曰有
蛇螫殺人爲冥府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